**孙绍振：议论文为主导的历史走向和严峻的挑战**

**一、从抒情性到议论性的新走向**

纵览2022年高考语文全国卷和全国新高考卷，还有其他省市自主命题的作文题，深深感到中国高考作文命题历史性的新特点，内容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，形式则是议论文成为主流。这显示从世纪之交开始的命题改革在原则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最初是从强制性主题性命题向开放性、自主性突破，考查学生自立主题的能力，最著名的就是“假如记忆可以移植”，以其开放自由立意引起极大的轰动。接着福建省以鲁迅、曹操、苏东坡、薛宝钗等十个经典作品和历史人物名字为题，文化的开放性就更为深化。但是，它也带来了问题——开放性过大，缺乏导向性。例如，福建考生多数选择了鲁迅来写，但是有一千张左右基本是白卷。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，跟当时“贴近生活”的作文教学理论有关，要贴近伟大的鲁迅，多数考生实在不得其门而入。

正是这样的矛盾推进着命题改革进入第二阶段，开放性与导向性的统一在实践中逐渐明确，一方面是导向精神正能量，另一方面是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。在起初几年的实践中，开放性往往局限于青少年的直接经验，基本上属于感性范畴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，抒情散文占据了主流。但是，耽于抒情难免有碍思想的深化。抒情和理性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，抒情可以片面、极端（如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“月是故乡明”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），而理性则要求全面。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形成、感性向理性提升的时期。偏于情感的命题，不利于情感和理性的全面协调发展。最明显的后果是高中生大都不善于写议论文。据温儒敏先生调查，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拔尖学子，会写议论文者凤毛麟角。而大学除了艺术、表演等学科以外，基本是以理论教育为纲的。

现状和习惯往往束缚命题者和一线教师的想象力。一旦出现某种智性的命题，就遭到普遍质疑。如某年以韩非子的智子疑邻为题，墙壁倒塌，亲者所言与非亲者所言相同：不修葺必有盗，屋主对于亲者与非亲者态度截然相反。武汉某著名特级教师质疑说，这是脱离学生生活实际。时光荏苒，不过十年的工夫，如今高考命题的议论文走向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，超越直接经验的理性思辨已经昭示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。命题从抒情向议论的嬗变，适应着青少年心理从感性上升到智性，从直接经验上升到与间接经验结合的规律。对智性、理性命题的怀疑和保留原因在于脱离了教学实际。语文课文中，不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，还是外国文学杰作，都超越了学生的直接经验。至于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道德与法治，其基础就是超越感性的抽象的思维。停留在感性上，必然缺乏概括、分析、统合的能力。而这一切正是高中生世界观形成的前提。

**二、高难度到接地气**

2022年的作文命题与往年最明显的不同乃是传统文化的含量特别丰厚。许多素材取自传统文化经典，多为文化性议论，一般的抒情基本无用武之地。独立形成观点（主题）的前提乃是对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。

不管是全国卷还是后来的上海卷，都是以议论文为指向的。最明显的是上海卷：“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，长大后往往看重结论。对此，有人感到担忧，有人觉得正常，你有怎样的思考？请写一篇文章，谈谈你的认识。”要求考生谈谈自己的“思考”。题目的要求是“思考”，就是要议论，抽象思考的空间很大。即使有些考生善于抒情，不管有多少清词丽句，也只能在逻辑思维的文脉之中起辅助作用。这对于考生的思维、逻辑、语言驾驭能力，和未来的发展潜能的测试来说，是有相当的深度的。因为二者并非正误分明，甚至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：小时不一定善于发问，长大也不一定看重结论。两个关键判断都不太全面，因而，具体分析的空间很大。没有一定的抽象议论和逻辑驾驭能力，在这样的命题面前是很难确立自己独特的主题的。从触发思维，构成主题的意义上来说，这个题目的难度是很大的。即使有了独立的见解，仅仅线性的自圆其说，也难免片面单薄，最有竞争力的文章，应该是那些逻辑上照顾到与自己独立的观念相反的方面。

全国甲卷题目取材自《红楼梦》中为大观园一亭子题名的情节。有清客据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“有亭翼然”，取名“翼然”；贾政以为当从“泻出于两峰之间”中拈出“泻”字，附和者演化为“泻玉”；贾宝玉则以为“沁芳”更为新雅。

题目蕴含的传统诗文的内涵很深，对于考生来说，要求是太高了。怪不得网上有人留言：做这个题目，“曹雪芹都要去复读”。不必讳言，其题旨太深了。第一，这在《红楼梦》中并非主要情节，为文却要相当熟悉，对贾宝玉的女性品位高于男性的观念有所理解，才可能洞察为什么他以为“沁芳”高于“翼然”。第二，要对古典诗文有足够的修养，否则，对于“翼然”“泻玉”“沁芳”之别，几乎无话可说。第三，对于中国园林建筑多少有点修养。第四，对曹雪芹的春秋笔法多少有点体悟，才能看出其对贾政含而不露的讽喻。

中国园林亭台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格：第一，依山傍水，不求高度，但是飞檐腾空；第二，四柱并列，没有墙壁，视觉不受障碍，人与缩微山水一体，坐享八面来风。而贾政的“泻”根本就不通。亭为主，水为宾，故有名亭：醉翁亭、丰乐亭、沧浪亭、劳劳亭、风波亭、拜月亭，皆落实于“亭”。而贾政的“泻”则为水之性质，反宾为主。虽然勉强让 “泻”和“亭”联系起来，但是亭可望水，不能泻水。清客们讨好贾政，加上“玉”字，名“泻玉亭”，玉为固体，仍然不伦不类。

光是解题，就需要相当深广的传统文化修养，对于一般考生来说，实在无异于李白笔下之蜀道。当然，一千万考生中，不乏对中国园林建筑有所涉猎的高才生，自然不难构思谋篇，布局、遣词、造句，得心应手，游刃有余。

想象命题者的苦心，一是提倡传统文化修养的广博，二是提高区分度。传统文化修养较深厚的高手当出其类而拔其萃，有利于杰出人才的选拔。但是，对于一般学子来说，不管老师考前提供了多少名人名言、生动故事，都可能牛头不对马嘴。

至于全国乙卷作文题，提供了北京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诸多辉煌素材，突出正能量的取向不言而喻：“显示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新高度，展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。”所列的提纲分别为“比赛成绩”“群众体育”“科技亮点”“交通支持”“国家经济”，题旨的主旋律很清晰，难度并不太大，但是，素材太丰富、太复杂，并列而非统贯，要在短短的三十分钟里，把并列的素材加以提炼，聚焦主题，形成文脉，贯串首尾，除非文思特别敏捷的高才生，一般考生只能片面发挥。这样复杂的题材，语言如此纷纭，为历年所未见，是不是与增加考卷的字数，强化阅读速度的指导思想有关？这是值得探讨的。

最接地气而具有相当难度的，当数全国新高考Ⅰ卷。题目是围棋的“本手、妙手、俗手”，这是非常特殊的专业术语。初看这“三手”，多数学子免不了“懵圈”。有几个中学生对围棋有相当的体验和修养？但是，稍稍沉静下来，就不难看出，这只是表面现象。命题者显然回避直接主题性命题，避免开放性不够之嫌。当然，对围棋有所涉猎的考生可以直接上手，展开一番内行的议论，但是，题目面向广大外行考生，故作相当细致的阐释：“‘本手’是指合乎棋理的正规下法；‘妙手’是指出人意料的精妙下法；‘俗手’是指貌似合理，而从全局看通常会受损的下法。”

有了这样突破表面现象的解说，专业术语的神秘性就淡化了，专业术语变成了一般性的话语，大大地接了地气。接下来还有更为详尽的解释：“对于初学者而言，应该从本手开始，本手的功夫扎实了，棋力才会提高。一些初学者热衷于追求妙手，而忽视更为常用的本手。本手是基础，妙手是创造。一般来说，对本手理解深刻，才可能出现妙手；否则，难免下出俗手，水平也不易提升。”

如此详尽的解说，一些专业水平较高的学子可能感到多余，但是，不可忽略的是，这是把问题提高到理性、哲理的高度。关键之一，把围棋的“三手”，转化为“本手”“妙手”“俗手”之间矛盾转化的动态关系。关键之二，以“本手”为核心，“妙手”和“俗手”处在对立统一之中。在一定条件下，“本手”可以转化为“妙手”，也可能转化为“俗手”，转化为“妙手”的条件，就是“本手的功夫扎实”“对本手理解深刻”。相反，如果 “热衷于追求妙手，而忽视更为常用的本手”“从全局看通常会受损”，则难免陷于“俗手”。

要把文章做得理想，有高度的竞争力，就不能满足于把“三手”之间的关系，看成平行的甲乙丙丁、ABCD、一二三四的罗列。当然，三者并列，引用一些名人名言、名人故事，再加上一些古典诗词，做得好，也可能写出四平八稳的应试文章，但是，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，其竞争力不强。最高的竞争力在于，把“本手”作为核心，“妙手”和“俗手”分别为互相对立的两侧。在正条件下“本手”可能转化为“妙手”，在负条件下则可能转化为“俗手”。

**三、使命和学养的矛盾**

2022年北京卷也许出于更加平和、中正的考虑，大作文是以古人“学不可为已”为题，但是，前面加了150字的微写作（10分）——围绕“阅读带来审美愉悦”这一宗旨为启事写一段话、写出设计一个核酸检测点两米间隔线的理由、以“像一道闪电”为题目写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诗。这样的设置，特别是相对一般命题回避诗歌的做法，其创意显然是避免过分偏于理性思维，提倡说理与抒情的全面发展，但是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还是大作文的说理。有意识地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，这一命题从思想方法来说，在诸多命题中，表现出难得的清醒。

2022年北京卷大作文的说理性质的命题，从传统文化经典出发，然而，对经典的理解和处理却留下了很大的遗憾：

 古人说，“学不可以已”，重视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在当代中国，人们对学习的理解与古人有相同之处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
请以“学习今说”为题目，写一篇议论文。可以从学习的目的、价值、内容、方法、途径、评价标准等方面，任选角度谈你的思考。

 “学不可以已”，出于荀子《劝学》篇，原来接下去是：

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𫐓以为轮，其曲中规。虽有槁暴，不复挺者，𫐓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

也许命题者感到，青出于蓝而青于蓝，早已脍炙人口，考生可能堆砌流行的套话，讲些正确的废话，故有意将荀子之名隐去，改为“古人说”，回避俗套，却带来了很大的问题。

命题者似乎并未理解荀子的深邃思想，简单化地回避了荀子至今众说纷纭的性恶论，把“学不可以已”独立出来，把问题指向古今学习的“目的、价值、内容、方法、途径、评价标准等方面”。命题者显然旨在体谅考生，降低难度，但是，事与愿违，这样反而增加了难度。北京一位中学语文教研员说，看到这样的题目，“一头雾水”。问题出在哪里？

题目明确指出古人与今人学习有相同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。在此基础上谈“学习今说”，这就要把古人学习和今人学习的同与不同先弄清楚，才有可能在“目的、价值、内容、方法、途径、评价标准”上做文章。

题目要求的学问太大了，涉及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对矛盾对立的基本范畴。荀子主张人性恶，人当为学，改恶从善。为学之道：第一，要“博学”；第二，青出于蓝而青于蓝，为学当超越所学；第三，如何超越？博学；第四，博学还不够：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博学要联系自己，每天都要反省自己，只有这样，提高自己的智慧、道德、品位，才能青出于蓝而青于蓝。但是这还只是限于内心的修养，更深刻的是：“知明而行无过”，内在智慧、品位提高，外在的行为才不会犯错误。这里提出了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关系，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讼不已的对立统一的基本范畴。《中庸》曰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博学，只是出发点，最高的目标是笃行。中国传统把“学”和“行”作为基本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思考。对立面之中，何为主导，争讼千年。《尚书·说命中》曰：“非知之难，行之惟难。”孙中山则相反，说“行之非艰，知之惟艰”。其间还有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论：“知为行之始，行为知之成。”（《传习录》）故有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（《与杨仕德薛尚谦书》）之说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性就在并不孤立强调学的无限性，而是把学和行或者知和行在矛盾中统一起来。这几乎成了文化精英的常识，陆游就有诗云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（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）

把上千年古今学习的同与不同作为高考作文题，暴露了命题者对中国思想史缺乏储备，将“行”与“学”的有机联系切断，孤立地讲“学”（不可以已），这样一来，“学”的内涵既脱离了内心的反思，又脱离了外部的行为，就不能不是片面的、绝对化的、庸俗的。

命题者对经典如此粗心大意不是偶然的，根源在于对辩证思维缺乏应有的自觉。这样跛足的题目，就是拿给命题者去做，也恐怕是摸不到丈二金刚的脑袋的。

但是，高考作文并不是学术文章，并不要求考生以专业学者的眼光视通万里，思接千载。应试之道在于，不管多大的题目，均可取其一点加以比较分析，并不难顺理成章。命题如能为考生提供某一聚焦之点，大题可以小做。但是命题恰恰把本来现成的进入小题的焦点省略了。

荀子的原文，最后的结语是“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”，很明显包含着两个思维的激发点。一个是“日参省乎己”，也就是联系内心，如《论语》所说“三省吾身”，提高修养；一个是“行无过矣”，联系外在行为不致犯过错。如果提示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，就不会连教研员都一头雾水了。

**四、是具体分析还是举例论证**

更大的问题在命题的要求：“论点明确，论据充实，论证合理。”不言而喻，命题者的理念是，先确立论点，然后选择与论点相符合的论据，就是论证。这还是把议论文三要素奉为圭臬。其实，三要素的观念既不符合自然科学论证规律，也不符合哲学辩证法。显而易见，选择符合论点的论据，就意味着排除，排除了与论点不一致的论据，论点还会全面吗？科学发展学理论有著名的论题“一切天鹅都是白的”，若单纯举例，古人、今人所见天鹅皆为白色，论据可谓“充实”，但是就能证明一切天鹅皆白吗？不能。只要发现一只天鹅为黑色，此论点即不能成立。相反，并非一切天鹅皆是白色，绝对正确。故科学理论家波普尔有证伪高于举例证明之说。当然，举例是不可废弃的，但其功能并不是证明，一般只能起说明作用。若要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则必须证明与证伪统一，说得通俗一点，也就是寻找“黑天鹅”，以求深化论点，文脉作层次衍生。

其实，要把文章做得有竞争力，也不是不可能，只要具体分析“不可以已”。

就辩证法的宇宙观而言，自然、社会、思想，皆非单纯统一体，而是包含着自身的对立面，自然、社会、思想发展的动力，在于内在矛盾，外部只是转化的条件。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说，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小鸡，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。“学不可以已”不是绝对的，而是和“学可以已”在矛盾中统一的。学到一定程度，就相对“可以已”了，例如，课程结束，学生毕业。在美国大学毕业叫作“commencement”，这是个非常正规的文雅词语，是“开始”的意思。意思是说：一方面，学业结束；另一方面，开始投入工作。工作表面上并不是学习，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，学以致用，也是另一种学习。

黑格尔说：对学游泳者，教练不管讲得多明白，游泳者还是要喝水，只有在喝水的过程中才能学好游泳。（《小逻辑》）毛泽东说：“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——这是我们主要的方法。”（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）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是学习和实践的统一。实践是历史性的，是无限的，而学习是相对有限的，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，是“不可以已”和“可以已”的统一。前人实践的经典，成为学习的书本，但是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。这里的“书”本特指《尚书》，后泛指一般的书籍。而实践则是检验和批判所学，发展出新学说。这就是学和行、读书和实践作螺旋式上升中的统一。故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的副题乃是“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——知和行的关系”。高中语文课本选入了毛泽东的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，就根本而言，知识、学问、思想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（客观唯心论）、脑袋里固有的（主观唯心论），而是从实践中，也就是从“用”中得来的。
 这是认识论、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方法论问题。对古典文论的知与行、现代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学养的缺失，并不是2022年北京卷作文题的局限，而是整个教育学界的局限：明确了这一点，教育界形而上学、洋教条猖獗不已，就不足为怪了。
 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，严峻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，提高传统文化学养，确立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关乎国运前途，吾辈任重道远，当自强不息，博学而不迷信，在行有过中提升为行无过，承担起开一代文风的崇高的历史使命。

——《语文学习》2022年第8期